

我們跑到洪水前頭

青 勃 著



中南人民文學藝術出版社

8
T

目 錄

張政委發出動員令·····	一
回墳破工歌·····	三
岩層到處開了花·····	五
我要你胸脯鼓的更高·····	七
人和機器一條心·····	九
有個民工他姓田·····	二一
英雄營有個好團員·····	二六
我們跑到洪水前頭·····	三三

張政委發出動員令

山坡下，工棚旁，

杏樹開花鬧嚷嚷，

杏花杏花你說啥？

『春汛撲來賽虎狼。』

不怕虎！不怕狼！

勞動人民有力量。

張政委發出動員令①，

回壩防洪上戰場！

一聲雷響萬山應，

個個磨拳又擦掌，

回壩流的是光榮汗！

這一仗堅決要打響。

抽水機保證抽乾水，

發電機供電夜夜忙，

羊腳碾，說了話：

『開上火綫俺早盼望！』

挑土的大軍衝上前，
人人都是土滿筐；
邁開大步一溜風，
你去我來穿梭樣。

石硤高舉像撐傘，
砸下來好比千噸鋼！
壩基打的鐵樣硬，
不怕它洪水多猖狂。

回填任務鐵肩担，
壩基一會一個樣，
一天上升一公尺，
把渾河嚇的直縮腰。

響應張政委的動員令，
我們要打個漂亮仗！
杏花開了還要敗，
勞模紅花萬年長。

一九五三年三月十九日。

○ 南灣水庫的河槽壩基處理工程，計劃在三月初開始回填，因為對地下情況了解不夠，發現了斷層，回填被迫停止。經過蘇聯水利專家布可夫和地質專家柯羅斯基的幫助，克服了困難。但是桃汛就要到來，回填任務必須在洪水到來以前完成。張天一政委對這一艱鉅任務，向全體幹部作了緊急動員，號召大家戰勝困難。這個號召立刻得到全體水庫建築者的熱烈響應。

回塢礮工歌

打鑼要打青銅鑼，
唱歌要唱礮工歌，
唱起歌來力氣大，
緊張回塢打石礮。

打好根腳蓋高度，
打好基礎起大塢，
回塢礮工打衝鋒，
塢基好比鋼筋紮。

咱們愛國來治淮，
誰也不是草雞毛！
別笑人家打不好，
只是竅門沒找到。

編個歌兒傳竅門，
傳遍整個礮工班；
保守思想要不得，
同心合力爲回塢。

舉得高來放得重，
一齊動手打的平；
誰要偷懶磨洋工，
編個歌兒來批評。

竅門歌聲真響亮，
提起熱情高萬丈！
汪洋大海能填平，
完成回填有保障。

保證不是吹牛皮，
咱們打磚齊努力！
上前一步如猛虎，
舉起石磚砸美帝！

河邊柳樹冒綠芽，
轉眼桃汛到跟前，
作好防禦忙打磚，
戰勝洪水早回填。

一九五三年三月二十三日。

岩層到處開了花

開挖河槽遇斷層，

一封電報送中央，

從北京趕來『老大哥』，

大公無私把咱幫！

水利專家布可夫，

爲咱細心想辦法，

先進經驗無價寶，

三項措施保大壩①。

遍地開花朵朵紅，

河槽佈滿工農兵，

感謝蘇聯老大哥，

齊心合力挖斷層。

開山隊工人和軍工，

對準岩層開風鑽，

風鑽嘟嘟叫的歡，

好比鐵犁把田翻！

民工抡起八磅锤，
叮叮噹噹把钎打；
百十根钢钎插地心，
岩层到处开了花。

风钻叫，铁锤響，
好比暴雨落山崗，
闢地的英雄攻的猛，
斷層紛紛繳了槍。

河槽兩旁搭路橋，
担石的隊伍下來了，
他們像運輸戰利品，
一個比一個情緒高……

蘇聯專家幫助咱，
日日夜夜開挖忙；
完成任務喜的跳，
這一仗打的真漂亮！

一九五三年三月三十日。

⊙ 關於河槽壩基的斷層問題，蘇聯專家提出的補救辦法：一、在斷層處從洋灰牆向上游開挖二十五公尺，用黏土回填。二、築五十公尺長一公尺深的壩舌，並在頂端作截水槽，這一工作在秋後大開工時作。三、繼續鑽探，了解地質情況，並作水壓試驗。

我要你胸脯鼓的更高

聽到回填動員令，
推土機工人喜盈盈，
立功機會又來了，
決心書趕快寫一封！

你一句，我一聲，
你爭我搶提保證，
條條保證寫紙上，
火熱的心在紙上蹦。

民工們，幹的歡，
奔上前綫先開戰，
壩基蓋住截水牆，
迎接推土機上火綫。

工人坐上司機台，
推土機隆隆開過來，
後邊拖着羊腳碾，
好像砲車向前方開。

推土機，到火綫，

工地的模樣大改變，

石礮調到兩邊去，

推土機威武衝向前。

工人握住操縱桿，

推土機大圈小圈轉，

履帶壓的土裂嘴，

羊脚碾好比浪花翻。

推土機拖着羊脚碾，

參加回填碾壓忙，

日日夜夜不捨閒，

壩基挺起寬胸膛……

工人對着壩基笑：

『我要你胸脯鼓的更高！

爲了回填早勝利，

俺加班幹活立功勞！』

一九五三年四月一日。

人和機器一條心

抽水機安在河槽旁，

『卡卡卡卡』把歌唱：

『參加回填真光彩，

俺保證水位不上長。』

回填大軍把路擋，

河槽裏的水發了慌，

好像潰敗的美國鬼，

你擠我擠逃命忙。

想逃命，難上難！

抽水機見水就紅眼，

大嘴伸進水中央，

一心要把水喝乾。

出水管，長又長，

像大砲架在高坡上，

噴出的黃水嘩嘩叫，

瀉到水溝裏翻白浪。

工人守在機器邊，
白天晚上不合眼，
好像守着槍和砲，
頑強戰鬥在朝鮮！

抽水機要是累出病，
顧不得吃飯就診斷，
冷水裏修理蓮蓬頭，
排除故障爲回填。

工人站在機器旁，
對着抽水機細商量：
『把水抽乾咱立了功，
光榮花給你掛身上。』

工人待機器可親熱，
機器乖乖的聽使喚，
人和機器一條心，
大海咱也能抽乾！

一九五三年四月十四日夜。

有個民工他姓田

有個民工他姓田，
個子高高肩膀寬，
胳膊粗，腰兒圓，
胸脯挺起像梁山。

老田在家搞生產，
莊稼活兒他拔尖，
這回愛國來治淮，
他挑起傢伙到南灣。

到工地，正回墳，
他參加回墳幹的歡；
說來奇怪真奇怪，
這天老田發了懶！

他站在工地不動彈，
東邊睜來西邊看；
『老田平常怪起勁，
你今天稀鬆爲哪般？』

老田聞聽瞪了眼：

『你鑽到心裏來看看！』

我不是懶，不是玩，

我想跟工人來挑戰。』

要挑戰，不阻攔，

這本是愛國好表現，

問老田你訂的啥條件？

『我的條件訂的全！』

『我打釘要勝過破碎機，

我打鐵要賽過羊脚碾！』

『嘿！老田的條件訂的妙，

你吹牛吹場了半個天！』

別人取笑他不管，

老田把衣裳扔一邊，

掄起鐵錘把釘打，

一錘一錘緊相連。

他胳膊掄的圓又圓，

一圈一圈像輪子轉，

老田滿臉汗如雨，

鐵錘噹噹砸鋼釘。

鋼釘不聽人使喚，

一分一寸往下鑽；

老田扭扭破碎機，

小傢伙早開挖了一大片。

汽笛一叫放了工，
俺給老田算了算：

破碎機快的像汽車跑，

老田好比牛車慢。

老田回到工棚去，

找了五條龍虎漢，

第二天上工打石碓，

堅決和推土機賽一番。

石碓打的真是好，

一齊使力拋上天，

打的高，打的平，

打的壩基鐵石堅。

打了一陣換了班，

六個人打了一小片；

老田看看推土機，

羊腳碾碾壓的寬又寬。

那一片，不簡單，

十丈長，五丈寬，

要叫老田用碓幹，

少說也得五十天！

老田垂頭又喪氣，

指導員笑着走上前，

指導員蹲到他身旁，

遞給老田一支煙。

『老田你可別場氣，

民工裏幹活是好漢。』

『毬！』老田抽了一口煙，

『指導員你來挖苦俺！』

『飯菜好壞比生熟，

衣裳好壞比耐穿，

我從來不把人挖苦，

民工裏幹活你拔尖。

有一樣你却看不見，

你硬強調農民「沾」。

通過這挑戰該亮堂，

生產建設誰爲先！

工人把機器一開動，

開山闢地力無邊，

大哥更把機器造，

領導咱把社會大改變。

緊緊跟着工人走，

工農聯盟記心間，

往後種地咱用拖拉機，

家家糧食堆成山。』

老田一聽心透亮，

連忙叫聲指導員：

『我老田就有這塊病，

不相信崗外有大山。

這一下我可親眼見，

機器這玩意就是稀罕！

我跟大哥來比賽，

累死我也不沾絃。

老田我今天開了眼，

往後去只會幹的歡，

修水庫工人前邊走，

我跟着大哥爭模範。」

一九五三年四月三日。

①『沾』是北方農村的土語，有『能幹』、

『行』的意思。